

## 孫奇逢

(西元一五八四—一六七五)

梁尚勇



孫奇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儒。與其同時代的幾位大儒相較，他不  
如顧亭林、黃梨洲和王船山等人的學殖深厚，才氣縱橫；也不如顏習齋  
、李恕谷師徒的崇尚批判，具有創新精神。他是一位謙和禮讓的仁厚君  
子，承宋明理學的餘緒，先宗程朱，後則以闡發陽明致良知的學說自任  
。他雖然著述不多，但一生講學特重實踐，其立身處世，多有足為社會  
表率者，故於當時人心風氣影響甚大，亦師道之又一楷模。

### 一 家世與生平

孫奇逢是河北容城縣北城村人，字啟泰，號鍾元；晚年講學河南輝縣之夏峰，學者因稱夏峰先生。  
。生於明萬曆十二年（西元一五八四年），卒於清康熙十四年（西元一六七五年），享年九十二歲。  
先世係小興州人，明永樂內徙，遷容城縣東北賈家莊，至曾祖父廷寶，因生齒繁衍，始移居北城村。  
祖父敬所，為嘉靖辛酉舉人，官至河東鹽運司運判，以清廉謹慎聞名。父名丕振，字肯軒，以生員授  
儒官，生平孝友為鄉里所推重。母陳氏，生子四人，夏峰行三。弟啟美曾為武城縣令，以耿直，不善  
事上官，在任僅年餘即告歸，能詩文，著有武城治略、怡怡軒詩數卷。夏峰元配槐氏，邑庠生槐大成

女，早卒，夏峰誄詞贊之為能甘貧識大體。繼室楊氏，賢淑寬厚，撫前配所遺子女一若己出。前配槐氏有母年老，楊氏迎養於家，事之如己母。夏峰有子六人，皆幼承庭訓，好學知禮，於學問各有所成。

夏峰剛毅木訥，幼時能言甚遲，秉賦似未必高於常人。十一歲始從師邑庠生張公鑑學文，十四歲入邑庠，十七歲舉順天鄉試，這是他平生唯一的功名，以後雖亦多次與試南宮，都告失敗。中庸說：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」以他的天資來說，其治學大概是在學與困之間。夏峰的學問成就，除靠自己的努力和磨鍊外，受好友鹿伯順的影響甚大。伯順名善繼，河北定興縣江村人，萬曆四十一年進士，家距夏峰所居之北城村僅三十里。夏峰十四歲即與伯順訂交，兩人過從極密。夏峰治學初守程朱甚篤，因伯順講次，每舉姚江王守仁語，遂研讀傳習錄，於知行合一之說躍然有得。自此不但寢食其中，且力予發揮。他一生治學講求實踐，蓋與此大有關係。

夏峰秉性至孝，二十二歲喪父，二十五歲喪母，居喪一準古禮，偕兄弟結廬墓側連續六年。崇禎元年，因御史李蕃疏表孝行，得旨建坊。為提倡忠孝節義風氣，他乃邀族人建先祠合祀歷代考妣，其基地規度一以簡易肅穆為尚，鄉里貧士皆可做行；又曾為孝子趙廷桂助婚，為李之茂辯誣，為節婦陳氏舉節，為李氏助葬，表元義士魏敬益墓，為邑前賢劉靜修建祠，對地方風氣多事倡導鼓勵。長女歸賈氏時，製布衣一襲謂之曰：「汝家漸貴盛，歸寧當著此服，勿忘吾家累世布素。」後女撫孤守節壽八十餘，臨終仍以此服殮。

夏峰三十歲三試南宮失敗，此後即絕意仕途。惟以孝弟聞於時，明崇禎及清順治兩朝曾多次徵授官職，如明崇禎三年御史黃鶴嶺之疏奏，八年給事王正志之保舉，清順治元年巡按柳寅東之薦才，二年司馬劉餘佑之舉知，又同年祭酒薛所蘊之疏請讓賢，九年御史陳淠水之表舉隱逸等，他皆謙辭不就。後來世人稱他為孫徵君，即由此而來。

夏峰雖終身不為官，惟所交遊者不乏朝廷廟堂之士，而其中尤以忠義耿直者為多。如年少時即與訂交之鹿伯順，初任高陽孫閣部軍務參贊，駐山海關多年，後擢太常寺少卿，功績卓著。及退休返里，闖賊李自成作亂，伯順遠居鄉村，本可避難，但毅然入城率眾抗禦，城破身殉。是役，夏峰次女亦隨其夫投井而死。夏峰因伯順而識孫閣部承宗，承宗知其賢，屢欲聘為幕客，夏峰雖未接受，但頗有知遇之感。故崇禎十年冬李自成陷高陽，孫閣部闔門二十餘人殉難後，夏峰曾哭以詩，稱高陽述聞。夏峰所交朝廷忠義之士尚有左光斗、魏廓園、周順昌、金伯玉等。左、魏、周均以忤魏忠賢死於廠獄，當其受逮下獄時，他均先後冒險奔走營救，事雖不成，道義可風。伯玉於崇禎十一年李自成陷京師時殉國難，他曾為之建祠於定興殉難處。此外，夏峰所交如太僕楊茂，御史王生洲亦耿介有識之士。夏峰講學，每以擇友勉諸生，他自己可謂確已做到。

崇禎以後，明祚已衰，盜匪群起，地方不靖。及李自成作亂，畿輔一帶受禍最深。夏峰時居容城，遠近親友聞警多舉家來依。崇禎二年匪亂，鄰邑親友百餘家來就夏峰，致所儲供一歲之用的糧食，十餘日而盡。崇禎九年匪亂更甚，夏峰協助守禦容城有功，獲巡撫張其平上奏得旨獎勵，他曾撰容城

紀略述其事。崇禎十一年冬聞警，他攜家至百樓鄉避難，親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。崇禎十三年苦旱，歲大饑，地方益亂，他使各家子弟讀書於鄉之雲鶴軒，習射於東圃，修事武備。後賊來，鄰近村落皆焚掠一空，獨百樓得免。此後數年，曾再移居易州五峰山避難，為應變亂，特組織鄉民，相約五事：一嚴同心，一戒勝氣，一備器具，一肅行止，一儲米豆；並修築山寨，熟悉路徑險阻，練習防守之術。崇禎十六年春，賊匪大批來襲，自辰至午鏖戰三時，終將賊匪擊退。夏峰一文人，避難五峰山時年已六十，而仍能堅毅克敵，其膽識殊可欽佩。

明亡，夏峰曾先回家鄉北城村居住數年，後因田園被徵供采地，遂移居新安，身無長物，生活顛沛。嘗自謂：「少不為貧賤所困，老不為貧賤所棄，今而後但求不負此貧賤耳。」對人生艱苦，極有體認。六十八歲，再遷居河南輝縣，因衛河使馬玉笋贈夏峰田廬，遂作為棲身耕讀之所。八十六歲時，長孫瀾得孫，五世同堂，傳為佳話。自居夏峰後，即息影山林，專事講學與著述，其一生學問成就多在此一時期。

## 二 論學與著述

夏峰一生不仕，專事講學與著述，一方面固因屢試南宮失敗，自認只有半截功名，不宜做官；另一方面亦由於雙親相繼去世，受到打擊，感到心灰意懶。嘗自謂：「少年時妄意功名，自兩親見背，此念頓灰，始志於學。」夏峰二十九歲在京師，孝子賈三槐受學，此為其首度為人師。三槐天資魯鈍，

而此時夏峰方準備再試南宮，並無意收徒講學，必感於三槐之孝，始成就之。及試南宮失敗，乃返容城家鄉，任文社教席數年，課子姪輩及鄉人子弟。文社為夏峰祖父所創立，至夏峰已三世。夏峰主持文社，曾訂十約勗勉諸生。十約者，為立志、知學、改過、求友、虛己、率真、定操、尚齒、肅儀、固盟等，實生活教育、社會教育、與知識教育之結合，而以道德教育為其重心。

明亡後，夏峰遷居新安，講學新安學宮，遠近來就學者甚眾，門人高薦馨、王五修、孫備九為作語錄。他在新安居住四年，以生活較為安定，故能埋首著述；曾編訂高陽孫文正公年譜，纂輯理學宗傳，並為新安修縣志。修新安縣志時，自訂義例十則，法度嚴正，不稍假借。十則內容主要為：「節婦義夫非蓋棺不得書。孝友義讓不可自為乞請。子孫不得為祖父過為溢美。採訪不得以喜怒而加妍媸。立傳勿以不羈而掩大節。名宦須造福於地方。鄉賢務有裨於風俗。矢公矢慎。勿濫勿遺。」頗有史家筆法。

夏峰六十八歲再遷居輝縣之夏峰以後，即定居於此。此後二十餘年，夏峰講學於兼山堂，聲名遠播，遠近來問學者絡繹不絕。又與諸弟子約文會於孟城，每月聚集兩次，使弟子就先儒異同或禮制祠祀錢穀之事提條議以質之，先由諸生討論，最後由夏峰解答。此種團體討論的教學方法，在今日仍稱為最進步者，不知夏峰於三百年前即已用之。夏峰弟子中，費此度來自成都，為最遠者；耿逸菴為翰林，官至大名道，為最顯達者；馬玉筭與子禹錫、九錫、皆受學，是父子同為弟子；戴嚴犖率子王綏與孫晏同往就學，是祖孫三代皆為弟子，可佑夏峰弟子之盛。他逝世後，仍有學者遠道而來，以未及

親受教澤，深自悲痛。如靳闇然之來謁，自述以官羈滯不得受學，曾面對遺像以所學相質，泣下沾襟；又如李煉庵以數年奉教未得一面而拜像長號，觀者皆為感動，即其實例。夏峰在當時為天下學者所敬重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夏峰遷居輝縣後，年雖已老，而完成之著作較其以往任何時期為多；計有：中州人物考、畿輔人物考、兩大案錄、四書近指、聖學錄、書經近指等。前三種為傳記體裁之歷史性著作。兩大案錄者，一錄自古以來創業之君臣，一錄自古以來中興之君臣。後三種為經學著作；其中聖學錄乃輯三代以下，孔孟以後，有關道統之真言，使成一帙，俾後學者知諸儒之興起與列聖之精神，而有所感奮。夏峰懷傳道之宏志，為往聖繼絕學，其人格與抱負，殊令後人敬仰。

夏峰之學術思想與在教育上之主張，均散見其著作，語錄，及函札。要而言之，有下列數點：

一、融通朱陸 夏峰嘗謂：「鵝湖之會，人皆咎其不同，余謂道一而已矣，不同宜求同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此理同也。未至於同，萬不可強不同以為同。由求不同於游夏，游夏不同於顏閔點。不同何病，皆足入道。」又曰：「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，正不妨並存以見聖道之大。」由此可知夏峰對朱陸異同的看法，認為是殊途同歸。至於入道之途所以不同，乃各人秉賦與氣質使然，不可強之同，亦不必使之同。夏峰認為後學者每不明此義，妄論朱陸長短，專替古人爭是非，徒增浮氣，是學人大病。

二、講求實踐 夏峰少時讀陽明傳習錄，於知行合一極服膺其說。故主張「聖行須於日用飲食之

間證之」。在覆弟子耿逸菴書中，曾謂：「心在事上見，已在人上見，離事物而虛談性命，性命何著？外性命而泛言事物，事物何歸？」對於求學與實踐的關係，則認為求學在明理，明理在實踐，而實踐又可以幫助明理，使學更為精進。其語錄有云：「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，有不能領會處，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。」即含此意。

三、以性統情 性為良知，情為情慾，夏峰認為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能以性統情，故曰：「聖人之性與愚人之性一也，聖人能盡而愚者悞焉。聖人之情與愚人之情一也，聖人能制而愚者縱焉。盡性以制情，所謂性其情也，縱情而悞性，所謂情其性也。」此為夏峰說明性與情之不同，聖人與愚人之不同，而愚人之欲進為聖人須在性情上著手。

四、共學擇友 夏峰曾謂：「一生成就全借共學之人，與勝己者友則畏心生，不期收斂自無不收斂；與不勝己者友則忽心生，不期縱肆自不覺其縱肆矣。」夏峰自己治學即受好友鹿伯順之影響甚大，此一主張，實由其個人體驗得來。

五、重視趣味 治學須有趣味始能進步，否則不能深入自得，徒然虛應故事而已。故夏峰語錄嘗謂：「學問不長進只為眼前看得沒趣味，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功夫，若真如饑而食，渴而飲，自然住足不得。」又謂：「學問之事要得趣於日用飲食，而有裨於綱常名教。」此即說明趣味應自生活體驗中尋覓，以能有益於人生社會為原則。

以上所述，不過要點而已，夏峰在學術與教育上之主張尚多，限於篇幅，不能詳述。惟夏峰之偉

大在其學者之人格與教育家之精神，而不在其文章與著作。吾人今日敬仰先賢，必須效法其人格與發揮其精神，始有真正之意義。